

客观地说，小说《我的千岁寒》的结构是这样的：先是用王氏文风把人侃晕，然后便改成剧本写作来添字数。这显示出王朔的敷衍，也可视为江郎才尽之后的智慧。

北京话版《金刚经》与文学式样的创新或尝试都扯不上关系，胆量小的文字操作者别说把它印刷出来卖钱，能臊着脸皮写到篇尾都难。

对待这一类的文学产品，成熟的态度是：见怪不怪。

王朔：“飞”行中被老和尚附体

王谦

王朔有些年头不写东西了，有消息说这哥哥找高人学艺去了。今年春天他携着《我的千岁寒》高调复出，叫人恍然明白：敢情是拜了个隔世的和尚，给笔下的文字灌了些禅宗的元素。不过听那么多人嚷着这本书看不

懂，老王就奇怪：看不懂，那还能叫书么？众人的这类反应，倒像是赶着给王朔捧场，使他的狂言得到确证。人家不是早说过了么，这本书是专写给“高级知识分子”看的，“看不懂”的评价不是证明作品差，恰恰证明读者阁下的文化水平不及格，而且王朔还摆出一副往外推顾客的架势：“你们看清内容再买，别浪费那28块钱，我不稀罕你那28块钱。”这就像是在野地里搭台子演马戏的卖票手法，——据说这本书卖得不错，看来激将法往往是管用的。明眼人看得出，王朔不过是借用“皇帝的新衣”的逻辑，哄得你掏了银子买了书、挨了骂还晕在其中，同时捎带着垫高了这本书的高度，你说自己笨还是笨吧！

这书中的主打作品是《我的千岁寒》，阅读过程印证了我的一个由来已久的感觉：文字中的王朔，就格局来说，其实很小。早年那些扬名立万的小说不过是吃了原生态的老本，一旦

丢下火热的生活题材，顿时在文学的王国里找不着北。不过，他敢丢下老本而另辟蹊径，我们就应当取孔子当年对互乡小子的态度：“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。”也就是要鼓励人自新。翻开后读前面的十几页，没发现写得不好，也没有眼前一亮，只看到作者行文密度加大的同时，文风仍不脱《顽主》、《一点正经没有》那时期的特点。像“刺史进来我朋友正跟法海说：你原来姓贾，你妈姓庄，你爷爷是学历史的，你们一家子叫假装记性好”——这是王朔在玩造句练习；接下来他跟读者玩起了字谜游戏，像“别人家孩子放下立刀转过身去都叫民”，又说，“你拿个杆儿站在沟边上，往前走，你就是十——满分呀！……姿势不对了吧？成七了吧？”“走脏了我就跳进溪中头朝下扣出个大字。”在不常看“字书”（这是王朔以前对小人书以外书籍的专有称呼）的人眼里，这些都看似加了密码，其实不过是字谜跑到小说里自说自话罢了。



也有一些原本不属于王朔的东西。比如，卢惠能讲述作战经历时，“有一回我冲突厥，冲过前排，我都傻了，全跟那儿放羊呢，射过来一堆树枝儿，叶子都没捋，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，我冲他们嚷：你们能正经点么？”这类情节在王小波小说里就有过，小波的文字在俗的皮子里不乏文气，如果以文气要求王朔就太苛刻。再比如，还是卢惠能，“出了韶关就一直沿着窄窄的山脊走，像歪歪扭扭走在刀背上一样。沿着南岭山脉走向罗霄山脉，但是林子还是很大，都是橘子树。好容易对面刀背过来个人，我就问：是湖南吧？猴一惊。”这样的高度凝练，则显然又是废名的文风了。

以上属于作品前奏部分，文字尽管涩牙，但能看到他在幽默性上所做的努力。但接下去便笔力不继，不过是把六祖的成长史按电视剧的分镜头套路写了出来，在技巧上是驾轻就熟，毕竟是编过《渴望》和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的老人。小说写到惠能被五祖弘忍传承衣钵时，作者的知识或曰修养上的缺陷便成了成就优秀作品的瓶颈，失去了此前纯在文字层面上抖机灵的余裕，捉襟见肘起来，成了为叙事而叙事，不光没能写出禅宗的精神，连文字上的机灵也不再见，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人嗑药之后，经过腾空、云山雾罩的乱飞，终于以笨拙的姿态软绵绵地被动落向地面。书中的语言跟慧能身上的衣服似的，一条条的，远看是件衣裳，细看是些乱布条，在作品中能high起来的也就是这些布条而已。

客观地说，小说《我的千岁寒》的结构是这样的：先是用王氏文风把人侃晕，然后便改成剧本写作来添字数。这显示出王朔的敷衍，也可视为江郎才尽之后的智慧。

接下来是《宫里的日子》、《梦想照进现实》两个剧本。后者是演艺圈的一男一女在醉酒之后的瞎侃，内容有游离也有中心，跟拧开了的水龙头似的，水哗哗地往外淌，淌出来的全是白水，间或带点不明颜色的，用鼻子一闻准是隔夜茶的骚气。前者则可以命名为“武则天前传”，虽是写皇宫

里的生活，但思维境界和对话水平总离不开老北京的炸酱面味道，看看皇帝小李的两句话吧：“咱能别闹了么？一天到晚都是这点事，我每天上朝够累的了，下了朝还得听你们这些事。”“我变什么了？我还是我，是你们看人好了，一个个眼热了，一齐使绊子。……吃醋正常，心眼千万不要脏，千万别把咱们之间这点情分搞薄了。”看来，一个作家想要在作品中摆脱掉最初人生经历的影响比上天还要难，有些东西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啊。

相比于普通读者能看懂的这两个剧本，《金刚经》和《唯物论史纲》更值得说一下。这两篇被媒体赋予了王朔复出以来强调的“科学”、“哲学”的概念。北京话版《金刚经》用涩牙又啰唆的白话把原著“翻译”了一遍，《唯物论史纲》原来叫《论上帝是物质》，则是他给女儿考大学预备的北京话的哲学提纲。要说这样的作品能体现出“科学”和“哲学”的话，那得先把《辞海》里的这两个词条找人重写了才行。而从文字层面上看，但凡到首都出过差或旅过游的朋友，就能知道其实北京人说话不是王朔笔下的这样，虽然北京话跟这两个“北京话版”作品是一样啰唆，但北京人再怎么满嘴里跑舌头，总能把意思表达明白，不是王朔这样的囫圇不清，大概是《金刚经》和“唯物论”这两个物件把王朔的脑袋彻底给憋大了一圈，他自己都找不到北了。但他一样在口头上不服输：“《金刚经》成书于两千年前，那时物理和化学没有现在发达，更多的得靠观心，既然物理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就得拿起物理这个利器，这是把锃亮的刀子。”“有的作家还从传统中找灵感，那就是传统的奴隶，你得从科学里找。”

北京话版《金刚经》与文学式样的创新或尝试都扯不上关系，胆量小的文字操作者别说把它印刷出来卖钱，能臊着脸皮写到篇尾都难。不说信达雅和作品深度吧，全篇里面也就32个小标题有些意思，约略达到刘墉励志书的水准，行文则是一地鸡毛乱飞，真叫人疑心是某个初学中文的老外用

一个中文翻译软件把经文输进去，然后一通自动的文本转换之后，就倒出来了这么个东东。看，“少见的全世界尊敬的人！如来——您！没事就爱提醒各位已见本性仍放不下普世情怀的菩萨，要他们小心看护自己心念，见天唠叨这些发狠话要救众生出妄想的菩萨，你们要注意了！全世界尊敬的人！”对应的原文是：“希有世尊！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。世尊！”窥一斑而知全豹。在这里，王朔走的是“化简为繁”的路子，多写一个字就3美金嘛，家政大姐做一天的活都赶不上王朔敲一个回车键的赚钱效率。

对待这一类的文学产品，成熟的态度是：见怪不怪。当然，读者要修炼到这一步也不易，起码得读上一千本书吧？金庸、古龙那一类的大众扫盲读物还不能算在里面。我的朋友王小峰这样评价这本书：“以前他用调侃的语言颠覆文学，现在他用药物来颠覆文字，他要飞得更高。”如果有看不懂的朋友非要死心眼读懂《我的千岁寒》不可，老王倒有一计：先弄点药把自己嗑“飞”起来，然后就有望对书中每个字都感觉生动啦，这种读书方式可以命名为：神经对位阅读法。

王朔有句名言：“我是文坛钉子户。”大意是说，自己跟其他作家其实并无多么激烈的对抗，是别人想把他打下去，想把他这个钉子户拔了，“那你们可使错地方了，你使出浑身吃奶的劲，你也没有拔掉我。所谓钉子户就是坚守我自己。你们好坏跟我没关系，任你们什么样我就是我自己。你们全体都来我也不走，你给我周围全挖空了，把我基础全挖空了，我也不走，我空中楼阁我也呆在这儿。”若从钉子的特性上看，王朔不光是钉子，而且还是钻木板钻墙能钻得最紧实的螺丝钉，但现在，这颗螺丝钉却是已经“滑丝”了。■